

生活笔记

叶脉书签

□ 紫箫

如果不是偶然翻开《饮水词》，那一枚书签——叶脉书签，也不会从书里悄然飘落。它在书里沉睡十年，或许更长，我已经记不清楚。虽然经年，书签仍然保存完好，洁白如新。捏在手中，薄如蝉翼，轻如羽毛，丝丝缕缕的叶脉依然清晰可辨。似一张细密交织的网；又恰似解剖图上脉络分明的人体经络图；更像是卫星云图上纵横交错的公路交通网。

不经意间在鼻下轻嗅，一缕淡淡的清香还在。那香，断不是兰草香花散发出来的馨香，而是一种岁月沉淀后，若有若无的幽香，还混合着淡淡的书香，闻之，让人心神俱爽。

我恍然记起，它的前身是一片缅甸树叶，它曾是众多叶片中的一员，鲜活地生长在阳光下的枝头。是我，无视它的生命，硬是将它采下，制作成一枚叶脉书签。

首次看到叶脉书签，是在一位朋友那里。她拿出一枚书签让我欣赏，连同一首写在卡片上的诗，

说是她的一位朋友送的。诗的内容，我早已忘记，只记得那枚轻薄、如羽、透明的叶脉书签，乍一见，我便深深地喜欢上了。

我一直在寻找叶脉书签的制作方法，只可惜，周围竟无人知晓。十多年前的网络并不似现在这般发达，想知道什么得上图书馆一本一本地查阅资料，有时忙碌一天未必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。不似现在这样用手指敲打键盘，或是用手机搜索既可。

找不到叶脉书签的制作方法，我便自己摸索。我想，制作叶脉书签的关键就是要将叶肉去掉，只留下叶脉，那么，用水浸泡应该是不错的选择。于是，我尝试着用清水浸泡不同的叶片，每天去观察叶片变化。数天后发现，质地柔软的叶片已经开始腐烂，而质地坚硬的叶片并无多少变化。这种方法看似不可取，宣告失败。一日在院中赏花，无意中发现石缸里有腐烂的落叶，心里顿时一亮：石缸里的水含

有众多微生物，用它浸泡，或许可加速叶片的腐化……

我就尝试着将叶片泡在石缸里，果然，叶片要比在清水里腐烂得快。我的实验证明，一般的叶片不行，只有用桂花、茶花和缅甸树叶这一类质地坚硬的叶片才行。几天后，我取出变色的叶片，用柔软的小刷子轻轻刷去叶肉，一枚枚叶片便褪去绿色的血肉，只剩下完整的“骨架”——叶脉，毫发无损地呈现在眼前。将它压在玻璃下面晾干，就成了一枚枚平整、漂亮的叶脉书签。你若有心，可以在它叶柄上配一根红线，再打上个最简单的“吉祥结”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给它染上颜色，红的、绿的、紫的，只要你喜欢就行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本色的，浅浅的白，透露着天然的美。

我那时乐此不疲，一连制作了很多，用来送朋友、同事，自己玩赏。再后来，做得多了便失去兴趣。后来的几年里，我从牛街回到城里，又从老家搬到单位，然后再

从单位宿舍搬到商品房里，许多东西都已经淘汰。如果不是偶然翻开《饮水词》这本书，这一枚叶脉书签也许就和众多的小物件一样不知所踪了。望着它，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，曾经是那样的快乐，对生活充满热爱，简单的一草、一叶都能给自己带来浓厚的乐趣。那样的我是怎么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点点慢慢丢失掉的？“人依旧，岁月流转，无奈问斜阳”。现在的我，除了名字未改，整个人早已变得面目全非，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心境。

感慨之余，我仍然对别人制作叶脉书签的方法有一些好奇，上网一搜，原来果真和我想的不一样。人家的方法更为简便快捷，就是将叶片直接放在锅里用食用碱煮，然后刷去叶肉既可，当天便能制成。而用我的方法至少得浸泡一个星期。原来用对方法，事半功倍，一切都是那样简单。但自己制作叶脉书签的经历却让我难以忘怀，难忘的还有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心境。

情景



村头小憩

【尹云彬 摄】

私房话

修剪花枝

□ 乌兰

我曾买了一盆满是花苞的梔子花，每个花苞都绿得喜人，像一颗颗翡翠傲然挺立。我以为花很快会开，然而一天，两天……一晃一个多月都过去了，那花苞纹丝不动，仿佛凝结在空气中了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买了假花？难道花苞就是个幌子？我不甘心，于是查百度，上面说：“生长温度是20至25度，室温若高于15度以上，要开窗通风；遇低温会受害；喜欢充足阳光，但夏季中午要避光；春季要多浇水，冬季要控制水；要注意施肥。”这些我都能照做，因为养花是我的乐趣，从不以为苦，花使我的生活绚烂多彩。此时我又看到了一条：“要注意修剪。”

我养花向来是舍不得修剪的，但是为了让花开，我也只能忍痛下剪了。第一天，我先剪去了有一点发黄的老叶子，对那些枝子和花苞是不忍心下剪子的。第二天我又剪去了形态不太美的几个小枝子。我剪得还是太少，整株花还是密不透风的样子。第三天我减去了几个有点无精打采的小花苞。又过了几天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拿着剪子下了狠心，将枝叶和花苞都减去了一部分，于是整株花精神抖擞、错落有致了。我想：“这样总该开花了吧！”

奇迹就在我修剪后的十几天后出现了，有一朵白色的梔子花袅袅娜娜地开放了，清清爽爽地像是在牛奶中洗浴过，浓淡适宜的香气打着自己的节拍弥漫开来，细嗅花香是一种幸福。这朵花开后其他

的花苞也都逐渐开始绽放，十多天功夫竟然陆续开了十几朵，花朵密密匝匝的，你拥我挤甚是热闹，诱人的芳香浓郁起来了，每晚我都伴着丝丝缕缕的花香入睡，实在是我生活中非常惬意的一件事。后来闺蜜来了，非常喜欢这盆花，我便送给了她。梔子花香将接着陪好友入眠，对我来说讲有人分享也是一件快乐的事。

自从有了修剪梔子花的经历后，我再修剪其他花时便不会那么畏手畏脚了。我养的曾开出万种风情的玫瑰花谢了，我及时地进行修剪，修剪后的玫瑰花显得很单薄，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然而，我知道这样是为了成就将来玫瑰的绚烂。玫瑰花开过之后需要修整、需要调息、需要养精蓄锐，不能肆意挥霍养分，这是玫瑰成长的智慧，懂得舍去是为了更好地获得。

花成长需要修剪，我由此想到了这与人的成长是多么相似啊！人不是也要不断修剪吗？修剪去与成长环境不适宜的部分，每次修剪都是一次疼痛，但也一次历练，是一次生命升华，这是不可或缺的，如此在将来才可能成就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自己，成就一个更优秀的自己！

在修剪中，我首先剪去了不必要的已经发黄的叶子与干枯的枝条，留下了那些强壮的花枝与饱满的花苞。这与人的成长过程何其相似。

花随时修剪才会开得更美；人随时修剪才会活得更精彩！

随手拍



针线活计不离手

拍摄时间：2019年3月29日
拍摄地点：鹤庆县西邑镇奇峰村
作者：夏传武

情感码头

爬车上学

□ 杨宏毅

记得父亲平静地告诉我“三天后你可以到宾川二中上学了”，那个刻骨铭心的时间是1979年8月27日。

初中毕业参加完中考后，我一直在参加生产队挣每天4分工分的劳作中，静静等候可能有的那一纸上学通知书，心情相当无助。一直到8月即将结束都没有等到通知书，在心里已确信读高中已经与我无缘。父亲在离开学校还有三天递给我《高中录取通知书》的时候告诉我，其实录取通知书早在半个月前邮递员就已经送来了，父亲看完以后默默地收藏起来，他说他想让我体验挫折，得到一个磨砺的机会。那时没有考虑到父亲的良苦用心，只是默默地在心底高兴。

9月1日下午，父亲把我送到了位于平川观音寺的宾川二中。新生宿舍安排在河岸边观音寺北厢房，煮饭的小灶安排在大石崖下，父亲找来稳固的三个大石头，帮忙我搭好“三脚灶”，花1.5元钱在学校大门边买了一驮干柴，做了简单的交代后就返回了老家。从此我开始了锅碗瓢盆、烟熏火燎的高中生涯。

从老家拉乌村到观音寺宾川二中，虽然修通了公路，但每两星期步行回家准备两周的生活必需品，是必不可少的功课。

高一下学期，拉乌公社农机站购回一辆“铁牛55”拖拉机，运送农副产品和山区必需农用物资、生产生活用品。那时起，奔走在上学路上的我

们，每次往返都眼巴巴地看着盘山公路，真希望能够看到“铁牛55”的身影。行走在古底观音阁深古朴驿道上的我们，每当听到“铁牛55”的轰鸣声，都会义无反顾、奋不顾身地穿树林、爬山坡，攀爬到对面的山顶上公路边，等“铁牛55”开过以后，冲进拖拉机后面卷起的灰龙中，纵身跳起，双手抓住拖拉机后门板，整个身体半悬在车后，不断卷入呛人的灰尘，那时只要脚不落地走路，再大的灰尘好像都是一种享受。

1980年前后，县木材公司到山区拉运木材，进出山区拉木材的车辆稍微多了起来，而且不再是拖拉机，已经变成了解放牌大卡车。星期六我们回家的路上，偶尔会碰上空车，这时就全凭劳动力，能够爬上车的人，基本能够安稳地搭乘到桃园村或藤子坡村。遇上好心的司机，只要你一招手，他会停下来让你慢慢上车，一直让你坐到他装运木材的地方。

那个时候的驾驶员，只要你能上车，或者他们让你上车，是绝对不会要你交钱的。这其中就有当时在宾川二中教英语的杨恩萍老师的丈夫赵兴忠师傅，只要空车，他遇上学生都会主动停车，让学生上车搭一程。

其实，三年的高中生涯，能真正爬到车的时候并不多，哪怕是“铁牛55”拖拉机。可那种爬车上学的记忆，深深地印在脑海中，挥之不去，伴我终生。

我的读书年华

□ 赵树军

光阴是一个温柔又恍惚的词，它看似与人互不侵扰，但它让我们行走在时光里。时光对我尚算仁慈，尽管20多年的岁月曾给我伤害，让我有过孤独、有过羡慕……但我完成了父辈未完成的心愿——用知识改变自己。

我出生在滇西大理的一个小山村，属高寒山区，读书成为我们祖辈世代的守望。

爷爷和父亲的读书梦因家境贫穷而破灭。爷爷学习成绩虽好，但才读到五年级。曾祖母为了让爷爷去大队放牛苦工分，减轻家里经济负担，承担起小孙子早当家的责任。父亲也因姊妹多，小学毕业就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，学会曾祖父的手艺“弹绵羊毛”，四处为人家做羊毛地毯、羊毛毡、羊毛毡帽讨生活。

春谢秋暮，岁月更替，爷爷和父亲一直在为自己内心的美好生活而奋斗，也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他们期盼我能认真读圣贤之书，用他人智慧去“耕种”自己内心贫瘠的土地，用他人学问去“化育”自己，走出故乡的狗狗山，看看外面缤纷的世界。

我6岁在村小读学前班，村小因年久失修，右山墙塌方。伯父是村里的唯一一位民办教师，把我们带到他自家的土木结构的瓦房里，用竹篱笆围着柱子把房子隔开，一间用作他办公和卧室，另外一间是我们一、二年级的教室，我们和二年级的学生背靠背而坐，大伯教我们一年级课文，二年级学生就自己做练习，我们两个班就这样交叉着学习。

1998年，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我们村的村小和新松坡的村小合并到新塘完小所在地南塘村，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寄读，读书期间的生活要完全

独立。母亲把她的嫁妆木箱腾出来给我背到学校用来装我的生活用品，父亲用骡子驮了几块用来做床板的木板和我的被褥，送我去村完小报到。在桃花溪父亲捡了三块造型比较光滑的方形小石头，背在背篓里。我一路不解父亲为什么捡石头，后来到学校才知道家里没钱买铁三脚给我，是用来给我搭简易灶台。

初中时，要走30多公里路去乡镇上就学。小学毕业时母亲原想让我继承父亲弹羊毛的生计，父亲不同意，他听腻了弹羊毛的声音，父亲和母亲商量把家里的小牛犊卖了，凑足我的学费。当时父母给我每周15元的生活费。用父亲的话“我的初中生活是用草药浸泡出来的。”这并不是说我一直生病，而是父母靠山吃山，挖山上的草药卖变成钱财供我读书。

高中是要到县城里面读的，父亲鉴于离家路途远和来回的车费太贵，就不能让我每周回家，周末都只能住在学校里，给我300元每月的生活费。跟父母联系靠小卖部和曾祖父家的座机，几乎是每周六才通一次电话。

读书时光苦乐交加，因为家的贫穷，更加激发父母望子成龙的欲望，用知识改变孩儿的命运，走出大山。然而也让父母背负了太多的生活压力，冒雨挖药，跟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借钱屡遭拒绝的痛楚……我羡慕同学有铁三脚四平八稳地做饭，也曾羡慕可以无论何时何地跟父母通话的同学，而我只有一周一次的电话，时常还不能超5分钟……但父母的付出成就了我，祖辈对读书的遗憾和守望，在我的身上已经实现了蝶变。

童心童画



瞎子摸鱼

作者：赵怡然（6岁） 宾川县传传美术培训学校